春秋比事

五

時殆未可盡責也

蒐

觀經書蒐者五皆在昭定之間說者謂昭八年秋蒐于紅譏其失時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二十二年夏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蓋譏其僭禮嗚呼以是度聖人之意蓋亦淺矣必曰五蒐所書意在明禮謹時則自隱至襄歷九君無慮數百年豈無可譏者乎左謂紅蒐革車千乘十一年比蒲

之蒐以當齊歸之讙為非禮公羊例以為罕書穀以紅之蒐為得正昌間之蒐諸務而用春事皆不書褒貶之論者又謂按成元年作邱甲使邱出甲士一人以見當時兵寡勢弱其賦役不得不蹙也逮襄十一年始作三軍三家分公室以專其權民愈勞而兵威愈不振矣故循沿以至昭定之間軍旅困弊日虞干戈雖屢舉大蒐之禮耀威鄰國名侈實違迺所以見其弱耳是說雖未甚合經然頗勝前說蓋嘗思而得之當昭公時國柄專

瑞出非其時是以哀傷而絶筆焉聖人之意以謂定哀
之前尚冀王道之復振麟為時出猶可以為祥至定哀
末年夷狄暴横權臣僭竊世道交喪不可復興而麟方
見獲不足以為瑞是重可哀而已故經於狩未有言其
所獲至此獨書獲麟且絶筆也豈非主於獲麟乎　至
于桓公書狩于郎則地非越境禮非過時筆削之意自
有深意左氏以為禮公羊以為遠夫既合於禮則春秋
不書若以為遠則郎蓋魯地聖人未應重責也先儒則

既一定而後肄習各以其舊簡閱各以其時無事則戢而不用有事則易為之備其可考而知者若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此治以四時者也以數軍實以昭文章以明貴賤以辨等列以順少長以習威儀此講以三年者也今魯素無武守一旦國家有故始汲汲焉名而輿尉省視缺乏立國之不武亦槪可想見矣然而春秋之義不係此也莊公之於諸兒有不戴天之仇有惡於諸侯之恥揔

之意以各為得時可知矣公羊惟隱七年傳中邱之義曰以重書蓋其意謂以土功之重故書於經穀梁則曰城為保民為之民重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及成九年城中城之義則曰非外民也范甯以為譏公不務德政恃城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而定六年城中城之義則曰三家張也范甯以謂三家張僭故公懼而修內城攷三傳先後之意則左氏失之拘公羊失之晦穀梁失之鑿蓋凡此書城雖無他義皆譏國君

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其餘傳皆亡此義然此出於左氏之臆說未知當時之意其是非未可質也書内城者十八其義見此

城兩邑者二

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穀梁謂以大及小無所褒貶蓋城一邑春秋且猶譏之況一時而城兩邑其殘民之力不亦甚乎莊定之罪不容貸矣書城二邑者二其義見哉

易許田各從所近也今考經文上下乃知左說不然按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是年衛州吁連鄭圍宋東門是以宋公伐鄭而翬會之蓋清之遇魯親宋東門之役宋讐鄭故魯助宋以謀鄭也及五年宋圍鄭長葛於是鄭來輸魯平六年宋取長葛八年鄭遂歸祊以結魯矣魯既得祊於是背宋親鄭故十年會鄭伐宋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然則鄭所以歸祊者志在求魯賣宋而已非為易許田也邴明見桓元年有璧假許田之事遂

之田歸之於齊左曰季文子私與韓穿曰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之齊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公羊曰來言內辭也脅我使歸之也穀曰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左曰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孔丘相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

加以晉魯之師將不勝其患則歸田於魯抑亦紓禍者歟　哀八年取讙及闡左謂以季姬之故結怨於齊故齊取二邑及季姬歸齊乃歸讙及闡詳見齊悼公及前例其言無所見經盖去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齊出也故齊人怨魯遂取讙及闡及是年公既歸邾子益於邾是以齊人歸之凡諸侯土地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其專也取而不歸則又甚矣經書歸田取田其義見此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左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展輿

說皆曲論也嗟乎漢儒之論以正次王王次春王者上
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故聖人筆削春秋於元年
必書春王正月其意以謂正朔天子之禮邦國之重事
不可不謹也夫書一正朔而足以抑強臣戒荒怠存典
禮則春秋之旨不亦微而顯也哉

書即位不書即位

春秋之法猶嚴於授受之際故魯之羣公嗣國繼統不
以一時有事無事必書即位繫於春王正月所以端本

有慶父之難而變起倉卒不得備即位之禮故經不書然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而立此皆背天理逆人倫負惡之大者宜春秋誅絶使不得有國也又何以書乎蓋書之者所以著二公之惡也隱雖要遜位之名莊雖失為子之道然未至於大惡至桓及宣忍受簒弑之罪自求為君使春秋不書是隱之也故特書二公即位以明其自立使蒙惡於萬世不可得而貸也公羊謂如公意穀梁謂與聞乎弑蓋得之矣　若夫定書即位不繫正